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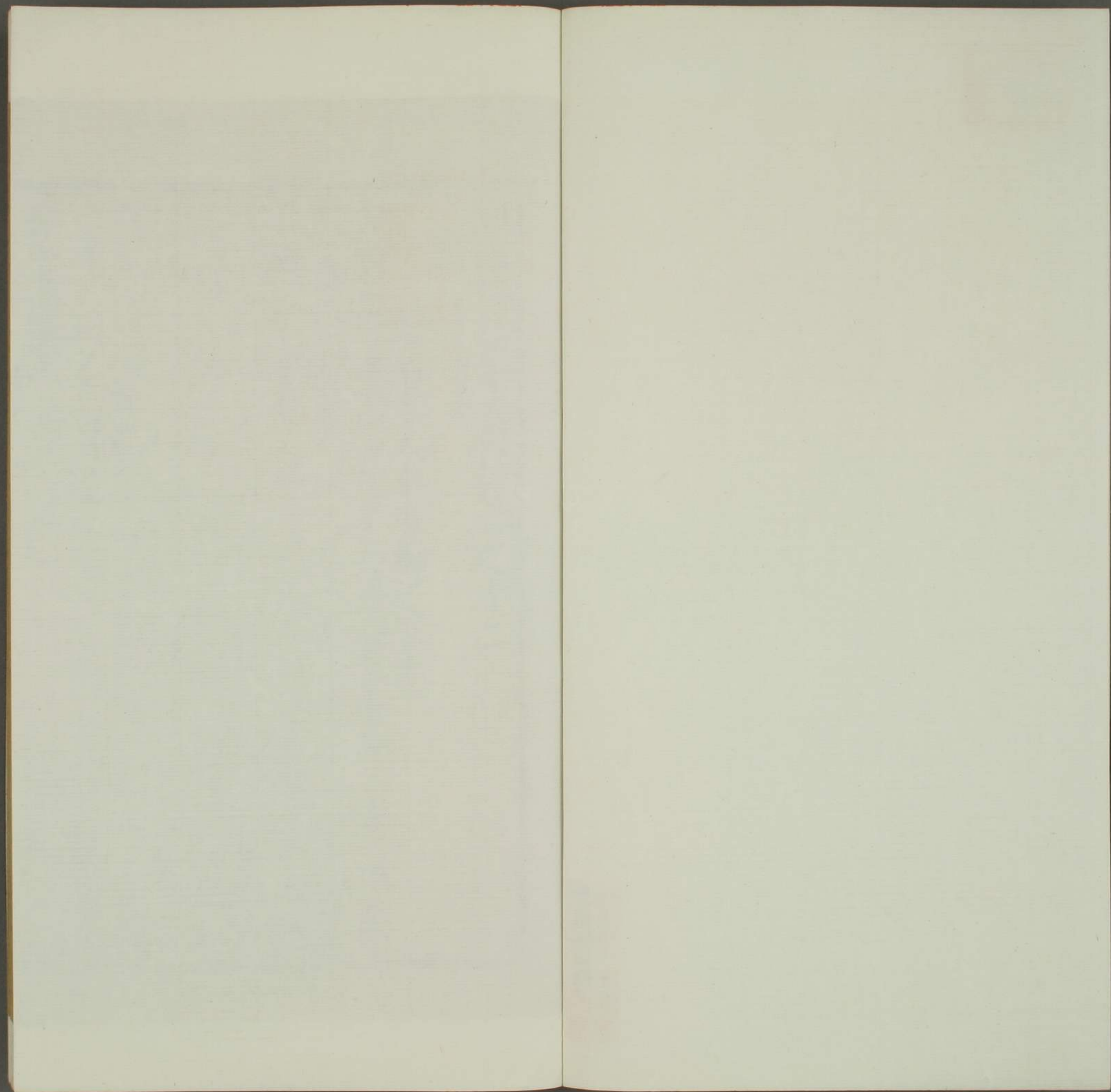


特別
18
3412
15



門 へ 18
號 3412
卷 15

昭和五年一月八日寄
近藤潤治郎氏贈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十二

贈三十五首

贈別舍人弟臺卿之江南

去國客行遠還山秋夢長梧桐落金井一葉飛銀床

覺罷攬明鏡鬢毛颯已霜良圖委蔓草古貌成枯桑

欲道心下事時人疑夜光因為洞庭葉飄落之瀟湘

蘇賢曰荆州記益陽有金井數百古老傳金人以杖撞地輒成井晉樂志云後園鑿井銀作床金瓶素練汲寒漿淮南子一葉落而天下知秋左傳曰是委君貺於草莽也古詩枯桑知天風鄒陽書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盼者楚辭洞庭波兮木葉下士賢曰莊子云越之流人去國旬月度有吾詩銀床落井相左傳曰敢不良圖毛詩野有蔓草令弟經濟士

謫居我何傷潜虬隱尺水著論談興亡客遇王子喬

口傳不死方入洞過天地登真朝玉皇吾將撫爾背

揮手遂翱翔齊賢曰陸機詩揮手如振素毛詩翱翔河上士賢曰文子禮樂篇薛公曰是其家傳七世矣皆有

經濟之道謝靈運詩潛虬媚幽姿王僧達詩既踐終古迹聊訊興亡
言王子喬及不死方事見二卷尚書序口以傳授劉琨詩揮手長相
謝劉玄休詩揮手從此辭後漢馮衍傳
與道翔翔與時變化詩云將翔將翔

醉後贈王歷陽

書禿千兔毫詩裁兩牛腰筆縱起龍虎舞袖拂雲霄
雙歌二胡姬更奏遠清朝舉酒挑朔雪從君不相饒
齊賢曰歷陽和州也王羲之贊雖禿千兔之翰聚無一毫之筋梁武
評書曰字勢如龍跳天門虎卧鳳閣楊惲書曰是日也耕衣而喜奮
袖低昂頓足起舞千贊曰鮑照詩胡
風吹朔雪又曰日月流邁不相饒

贈歷陽褚司馬時此公為稚子舞故作是詩也

北堂千萬壽侍奉有光輝先同稚子舞更着老萊衣
因為小兒啼醉倒月下歸人間無此樂此樂世中稀
齊賢曰毛詩焉得諼早言樹之背註背北堂也焉得諼早種於北堂
以忘憂也史記曰楚懷王稚子列士傳老萊子孝養二親着五色絲

衣則地為小兒啼士贊曰
范彦龍詩傳瑞生輝光

對雪醉後贈王歷陽

有身莫犯飛龍鱗有手莫辨猛虎鬚君看昔日汝南
市白頭仙人隱玉壺子猷聞風動窻竹相邀共醉杯
中綠歷陽何異山陰時白雪飛花亂人目君家有酒
我何愁客多樂酣秉燭遊謝尚自能鸚鵡舞相如免
脫鷓鴣裘清晨鼓棹過江去千里相思明月樓
齊賢曰唐

太宗宴韋挺等謂曰神龍可擾以馴然領有逆鱗擾之者死人君亦
有之卿等犯吾鱗禪關失朕其慮危亡哉莊子曰孔子見盜跖對柳
下季曰吾疾走料虎頭編虎鬚幾不免虎口哉汝南市老翁賣藥跳
入壺中事見前晉王子猷嘗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曰何可一日無
此君唐和州歷陽郡治歷陽縣越州會稽郡治會稽山陰二縣子猷
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然古詩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
遊晉書謝尚能作鸚鵡舞西京雜記如初選成都以鸚鵡裘問市
人揚昌貴酒子猷曰易云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史韓飛傳曰夫龍之
為強也可擾押而馴也然其疾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
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畏人主之逆鱗則幾矣晉書傅咸字長

虞選御史中丞時王亮輔政專權咸諫曰往從駕殿下見語卿不識韓非逆鱗之言耶而效摩天子逆鱗自知所陳領額觸猛獸之鬚耳所以敢言庶幾下當識其不勝區區前摩天子逆鱗欲以盡忠今觸猛獸之鬚非欲為惡必將以此見知嵇康傳呂安服嵇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謝莊月賦隔千里共明月月圖經明月樓在江陵郡劉孝琯建頽之推詩曰屢陪明月樓

贈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

宣城

白若白鷺鮮清如清啖蟬受氣有本性不為外物遷
飲水箕山上食雪首陽巔迴車避朝歌掩口去盜泉
豈堯廣成子個儻魯仲連卓絕二公外丹心無間然
齊賢曰孟子曰居移氣養後體皆為遷於物也箕山在西京河南府許由所隱伯夷傳云伯夷齊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馬融註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尸子曰孔子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鄒陽曰邑號朝歌墨子迴車莊子黃帝聞廣成子在崆峒之上往見之崆峒在梁國虞城東史記魯仲連齊人好儻奇偉之畫策論語禹吾無間然矣王贊曰景福殿賦若堯岑立諸葛亮與李平叔教曰詩昔攀六龍飛今作百鍊鉛懷恩欲報思期戒明吾丹心

主投佩向北燕彎弓綠弦開滿月不憚堅閑騎駿馬

獵一射兩虎穿回旋若流光轉背落雙鳶胡虜二嘆

息兼知五兵權鎗鎗突雲將却掩我之妍多逢勦絕

兒先着祖生鞭據鞍空矍鑠壯志竟誰宣

齊賢曰揚子

翼易云時乘六龍以御天劉琨詩何意百鍊剛化為繞指柔選詩投

佩出甘泉光武謂徐宣曰卿所謂鐵中錚錚書曰天用勦絕其命晉

書劉琨曰常恐祖生先吾着鞭東漢書馮援被甲上馬據鞍顧盼以

示可用光武笑曰嬰鑠哉是翁也王贊曰鮑照詩槍驅報明王傳玄

詩一絕如流光蜀志楊戲贊

漢德緒王義疆曰志壯氣疆

風難破浪失計長江邊危苦惜顏光金波忽三圓時

遊敬亭上閑聽松風眠或弄苑溪月虛舟信洄沿顏

公二十萬盡付酒家錢興發每取之聊向醉中仙運

此無一事靜談秋水篇

齊賢曰左傳季子來歸曹植詩相前

可太急宗慈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

漢書樂歌月穆穆以金波謝眺詩金波麗鵲陶弘景愛聽松風謝

靈運詩垂月弄潺湲莊子有虛舟來觸舟江賦沂河沿流陶潛傳淵

明義樞末徵為著作佐郎不就頗延之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

稍就取酒大白也

中八仙歌莊子行水益士贊曰謝叔源詩良遊常陸鮑武詩生當復來歸任昉詩當與虛舟值謝靈運詩虛舟有超越漢郊祀志曰此一事也又王義偃一事諫伐匈奴君從九卿來水國有豐年魚鹽滿市井

布帛如雲煙下馬不作威冰壺照清川霜眉邑中叟

皆美太守賢時時慰風俗往往出東田竹馬數小兒

拜迎白鹿前含笑問使君日晚可迴旋遂歸池上酌

掩抑清風絃齊賢曰左傳魚鹽蜃蛤弗加於海又如布帛之有幅魏文帝賜夏侯尚詔曰卿腹心重將特當任使

睨有樓高碧海出樹古青蘿懸光祿紫霞杯伊昔忝

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姚崇作冰壺戒郭伋行部到西河美稷有兒童數百各騎竹馬於道路次迎拜鄭弘傳曰弘為淮陰太守行春大旱隨車致雨白鹿方道挾轂而行謝眺詩已有池上酌復此風中琴王贊曰顏延年詩水國周地險班固西都賦九市開場貨別隨分紅塵四合煙雲相連晉書劉暉傳侍御史武庫火尚書郭彰率百入自衛而不救火暉正色詰之彰怒曰我能截君角也暉勃然謂彰曰君何敢恃寵作威福天子法冠而欲截角乎古樂府使君從南來五馬立

相傳良圖掃沙漠別夢繞旌旄富貴日成踈願言香

無緣登龍有直道倚玉阻芳筵敢獻繞朝策思同郭

泰船何言一水淺似隔九重天齊賢曰謝眺字玄暉據文選所載嘗為宣城守故宣城有謝眺樓其遊東田等詩皆宣城作史記匈奴傳臣瓚曰沙土曰幕應邵曰沙幕匈奴之南界東漢書李膺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魏志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

談玄身為名公子英才若迤邐鳴鳳托高梧凌風何

翩翩安知慕群客彈劍拂秋蓮齊賢曰崔生崔侍御也易也如邈如史記太史公曰

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士贊曰縱酒字義出漢書田儼傳師古曰縱放也放意而飲酒南史梁簡文帝博綜群書善談玄理孔融薦

贈宣武趙太守悅

鳳凰於高梧宿鸞於西園詩云翩翩者雛

趙得寶符盛山河功業存三千堂上客出入擁平原

六國揚清風英聲何喧喧齊賢曰史趙簡子召諸子告之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

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母卹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母卹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知母卹賢以為太子簡子卒母卹立是為襄子襄子姊為代王夫人襄子乃北登夏臺請代王使厨人操銅科擊殺之遂興兵平代地至惠文王弟勝最賢喜賓客至數千人相惠文王及孝成王封於東武城號平原君六國齊楚燕趙韓魏王皆曰晉忠義傳序激清風於萬古楊脩答臨淄侯箋流千載之英聲荀子確確然不知所非也通大賢茂遠業虎竹光南藩錯落

千丈松虬龍盤古根枝下無俗草所植唯蘭蓀憶在

南陽時始承國士恩公為柱下史脫繡歸田園齊賢曰漢

文帝與太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晉和嶠遷潁川太守庾凱見而歎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礫石多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左傳松栢之下其草不植沈休文詩令守樓關蔡王遠楚辭許香草名南陽唐鄧州南陽縣史記豫讓曰智伯國士遇我又老聃為周柱下史漢百官表侍御史有繡衣直指陶潛歸去來辭田園將蕪胡不歸也伊寶曰漢光武詔曰諸將業遠功大西都賦隋侯明月錯落其間昔簪白筆幽都逐遊竟持斧冠二軍霜清天北門差

池宰兩邑鷄立重飛翻焚香入蘭臺起草多方言嬰

龍一顧重矯翼凌翔鷁赤縣揚雷聲彊項聞至尊驚

颺頹秀木跡屈道彌敦齊賢曰魏志殿中侍御史簪白筆側階而直上帝問曰此何官也曰御史

簪筆書過幽州范陽郡幽都縣易曰游竟為變雋不疑傳暴勝之為直指使者不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左傳何敢差池潘岳詩驅役宰兩邑蜀志諸葛亮曰妻子鷄立而望歸王仲宣詩苟非鴻鵠孰能飛翻通典尚書郎入直給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妖麗執香爐護衣服賈逵傳帝敕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故事玉堂中設視草臺每草制則具不冠據臺而坐謝玄暉詩生平一顧重揚子解嘲曰矯翼厲翮史鄒衍曰中國縣曰赤縣神州後世以指輦輦下縣董宣為洛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宣叱奴下車殺之主訴帝帝召宣令謝主宣不從疆使頸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光武因救疆項出牧歷三郡所居

猛獸奔遷人同衛鶴謬上懿公軒自笑東郭履側慙

狐白温閑吟步竹石精義忘朝昏顛顛成醜士風雲

子者勢位至尊無敵於天下陸機詩驚鷗蹙反信王儉撰褚淵碑曰跡屈朱軒志隆衡館何足論彌猴寄土牛羸馬夾雙轅願借羲皇景為人

照覆盆溟海不振蕩何由縮鵬鯤所期玄津白侗儻

齊賢曰猛獸虎也宋均為九江守虎東渡江左傳衛懿公好鶴騫好鶴鶴有乘軒者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行雪中履

有上無下足盡踏地人皆笑之謝眺詩誰規鼎食盛寧要狐白鮮晏子春秋景公被狐白之裘坐於堂易繫辭精義入神陸機詩玄冕無

醜士阮籍詩朝為媚少年夕暮成老醜周泰答鍾繇曰獼猴騎土牛莊子北溟有魚其名曰鯀化而為鵬會仲連好侗儻奇偉之畫策王

贊曰逸詩無棄顯頌陸機詩藹藹風雲會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東漢書二十八將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曰御曰義

和覆盆見十一卷註十洲記滄海島在北海中海四面圍繞各五十里外別有圓海繞山謂之溟海無風而洪波百丈漢武帝內傳西王

母曰十洲並在滄流大海玄津之中水則碧黑俱流波則振蕩群精漢朱雲傳好侗儻大節

贈從弟宣州長史昭

淮南望江南千里碧山對我行倦過之半落青天外

宗英佐雄郡水陸相控帶長川豁中流千里瀉吳會

君心亦如此包納無小大

齊賢曰唐志淮南道古揚州之域士貲曰漢書序贊河間為漢宗英蜀都賦水陸所湊沈約撰齊故安陸昭王碑文南接衡巫風雲之路千里西通鄧郢水陸之塗二七江賦播靈潤於千里魏文帝詩行行

至吳會詩云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尚書大傳曰大水小水東流歸海

搖筆起風霜推誠結仁愛

訟庭垂桃李賓館羅軒蓋何意蒼梧雲飄然忽相會

才將聖不偶命與時俱背獨立山海間空老聖明代

知音不易得撫劍增感慨當結九萬期中途莫先退

齊賢曰左傳館如公寢賓至如歸鮑照詩軒蓋已雲至歸藏啓筮曰有白雲出自蒼梧入于大梁謝玄暉詩雲去蒼梧野史記李廣老數

奇如淳曰奇不偶也陸士龍詩知音世所稀孟子曰撫劍疾視莊子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士贊曰說苑趙簡子曰樹桃李者夏得

休息秋得其實焉語天縱之將聖莊子時命大謬史東方朔傳曰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岷然獨立塊然獨處寡偶少徒固有常也陶潛詩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又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古詩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王羲之宴蘭亭序曰感慨係之

於五松山贈南陵常贊府

為草當作蘭為木當作松蘭幽香風遠松寒不改容

松蘭相因依蕭艾徒丰茸雞與雞並食鸞與鸞同枝

揀珠去沙礫自有珠相隨

齊賢曰本草云蘭草澤蘭二物同名蘭草一名水香云都梁是也水

經零陵郡都梁縣山上有渟水其中悉生蘭草綠葉紫莖澤蘭如溥奇微香荆湘嶺南人家多種之與蘭草大抵相類顏師古以蘭為澤蘭非也禮記曰如松柏之有心也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辨命論曰嚴霜夜零蕭文與芝蘭共盡楚辭將與雞鶩爭食乎郭璞曰羊容也蒼頡篇草貌應德璉詩曰簡珠墮沙石士贊曰謝靈運詩浦裨相因依陶潛詩幽蘭生前庭含薰待清風清風脫然至見別蕭文中東漢黃瓊上疏曰抵金玉於沙礫碎珪璧於泥塗遠客投名賢真堪寫懷抱若惜方寸心待誰可傾倒虞卿棄趙相便與魏齊行海上五百人同日死田橫當時不好賢豈傳千古名願君同心人於我少留情寂寂還寂寂出門迷所適長鍊歸來乎秋風思歸客齊賢曰史記范雎事魏中大夫須賈使魏持魏陰事告齊故得饋歸以告魏相齊使答擊折脇指齒雎死即卷以簣負客飲者醉更溺雎雎從簣中得出更姓名曰張祿隨王魏使須賈使秦雎坐賈堂下曰為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我且屠大梁魏齊恐走趙匿平原君家昭王聞為書遺平原君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入秦昭王乃遣趙王書曰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王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齊夜奔出見趙相虞卿卿乃解相印與齊亡走

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畏秦猶豫未決齊怒自剄趙王卒取其頭子秦虞卿困於梁不得意乃著書世傳之曰虞氏春秋漢滅項籍田橫懼與其徒屬五百人入海居島中高祖赦橫罪而召之橫與客二人入乘傳詣洛陽至戶御既置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奏之高祖為流涕拜客為都尉橫既葬二客穿塚旁皆自剄從之帝以橫之客皆賢者聞其餘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至聞橫死皆自殺易繫辭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王融曰為爾寂寂鄒禹笑人馮驩見孟嘗君君置于舍彈其劍而歌曰長鍊歸來乎食無魚晉張翰因秋風起思歸謝靈運詩歡娛寫懷抱莊子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梁武帝曰一旦千古班固賓戲曰虞卿頭盼而捐相印史子真知孔子思歸

自梁園至敬亭山見會公談陵陽山水兼期

同遊因有此贈宣州作

我隨秋風來瑤草恐衰歇中途寡名山安得弄雲月
渡江如昨日黃葉向人飛敬亭愜素尚弭棹流清輝

齊賢曰江淹詩瑤草正翳艸山海經姑瑤之山帝女死焉名曰女尸化為瑤草其花黃其實如兔絲服者媚於人唐志宣州宣城縣有敬亭山士贊曰張載詩下車如昨日謝靈運詩日山含青暉冰谷明且秀陵巒抱江城

繁吳與史衣冠耀天京水國饒英奇潛光卧幽草會
公真名僧所在即為寶開堂振白拂高論橫青雲雪
山掃粉壁墨客多新文為余話幽棲且述陵陽美天
開白龍潭月映清秋水黃山望石柱突兀誰開張黃
鶴久不來子安在蒼茫東南焉可窮山鳥飛絕處稠
疊千萬峯相連入雲去齊賢曰陸士龍詩繁繁都人子九域志陵陽山在宣州仙傳寶子明棄官學道約得白龍放之於此因名白龍潭後五年龍來迎子明上居陵陽山至百餘年乃得仙又有子安仙人也來就子明二十年一旦忽死葬山下常有黃鵠栖其樹上鳴云子安子安黃山圖經黃帝與浮丘仙人煉丹於山又云黃帝浮丘游黃山駐天都峯今有浮丘仙壇唐武德四年折宣州之秋浦南陵置池州故今池州有陵陽縣城陵陽廟王贊曰任彦升撰王儉文集序司徒表繁有高世之度脫落塵俗見公弱齡便望風推服歎曰衣冠禮樂在是矣范彥龍詩水國富英奇後漢鄭元傳曰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曜世嘉其高漢書母甚高論東漢書孔公緒清談高論嘔枯吹生曹植詩悲肅入青雲蒲岳哀永逝文視天日方蒼蒼聞此期振策歸來空閉關相思如明月可望不可攀何當移白足

早晚凌蒼山且寄一書札今多子解愁顏齊賢曰天台賦振金策之鈴鈴劉伶古開關人也月賦曰美人萬兮音塵關隔千里兮共明月宋之問詩明河可望不可親高僧傳釋曇始游化關中足白於面洗泥水未嘗沾汚時稱白足和尚士贊曰秦嘉詩振策陟長衢陸機詩振策指靈丘曹植詩相思無終極魏武帝短歌曰明明如月曹植詩光景不可攀顏延之詩云謂帝蒼山隱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列子夫子一解顏而笑

贈友人三首

蘭生不當戶別是閑庭草夙被霜露欺紅榮已先老
謬接瑤華枝結根君王池顧無馨香美叨沐清風吹
餘芳若可佩卒歲長相隨齊賢曰表淑詩曰種蘭忌當戶懷璧莫向楚楚少別玉人門非植蘭所甚辭折疏麻方瑤華陸機詩被蒙風雲會移居華池邊沾潤既以屋結根與且堅毛詩何以卒歲士贊曰選古詩馨香盈懷袖詩穆如情風陸機詩餘芳隨風捐曹植詩飛蓋長相隨

其二

袖中趙七首買自徐夫人玉匣閉霜雪經燕復歷秦

其事竟不捷淪落歸沙塵持此願投贈與君同急難
荆卿一去後壯士多摧殘長號易水上為我揚波瀾
鑿井當及泉張帆當濟川廉夫唯重義駿馬不勞鞭
人生貴相知何必金與錢齊賢曰荆軻傳燕太子豫求天下
之百金高祖斬蛇劍十年一磨刃如霜雪毛詩兄弟急難荆軻衛人
衛人謂之慶卿之燕燕人謂之荆卿卿至易水上歌曰風蕭蕭兮易
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孟子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尚
書詠命若濟巨川任賢曰繁欽述行賦茫茫河濱實多沙塵謝靈運
詩河洲多沙壘西京賦樸叢為之摧殘劉公幹詩
從爾浮波瀾嵇康書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

其三

慢世薄功業非無曾中畫謹浪萬古賢以為兒童劇
立產如廣費匡君懷長策但苦山北寒誰知道南宅
歲酒上逐風霜鬢兩邊白齊賢曰毛詩謹浪笑傲選詩好為
湯舟馴王吉疏曰建萬世之長策
法真太守欲以為功曹真曰將欲吏之真將在南山之南北山之北
阮籍阮咸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南阮貧周喻舒人與孫策同

蜀主思孔明晉家望安石時人列五鼎談笑期一擲
虎伏被胡塵漁歌遊海濱弊裘恥妻嫂長劍託交親
夫子秉家義羣公難與鄰莫持西江水空許東溟臣
他日青雲去黃金報主人齊賢曰先主三顧孔明於草廬之
中謂關羽等曰孤之有孔明猶魚
之有水也謝安石盤桓東山王蒙云安石不起將如蒼生何劉孝標
辨命論曰公孫洪開東閣列五鼎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樛蒲一擲百
萬漢書用則為虎苟未用則鼠伏不動太公以漁釣自資起海濱即
三公蘇秦說秦士書十上不聽黑貂之裘弊黃金百斤盡擔簦而歸
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莊子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轍
中有鮒魚曰我東海之波臣君豈有斗升之水活我哉周曰我且南
見楚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君失我常
與我無所處五言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
魚之肆史蘇秦之燕貸百錢為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編報諸所
常見德者士贊曰左思詩談笑却秦軍南史宋書張環以百口一擲
出手得盧放乘兜園賦高冠扁焉長劍開焉說苑仲尼曰新交取親
其忠乎長門賦交得意而相親左思詩羣公祖二疏史范曄傳能自
致身於青雲之上

雲之上

陳情與友人

延陵有寶劍價重千黃金觀風歷上國暗許故人深

歸來挂墳松萬古知其心懦夫感達節壯士激青衿

斯人無良朋豈有青雲望臨財不苟取推分固辭讓

後世稱其賢英風邈難尚論交但若此有遺孰云喪

齊賢曰史記管仲夷吾穎上人少時與鮑叔牙游鮑叔事公子小白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子糾死管仲因焉鮑叔遂管仲管仲既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常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十嘗歸而告曰管夷吾治於高俸使相可也公從之毛詩每有朋多君騁逸

藻掩映當時人舒文振頰波秉德冠彝倫卜居乃此

地共井為比鄰清琴弄雲月美酒娛冬春薄德中見

瑣忽之如遺塵英豪未豹變自古多艱辛他人縱以

踈君意宜獨親齊賢曰選詩舒文廣國華毛詩秉文德洪範彝倫攸叙周制力夫為井四井為邑則八家共一井左傳齊桓公存三亡國義士猶曰薄德易君子豹變士賈曰楚詞屈原作卜居曹植詩萬里猶比鄰古詩不如飲美酒漢劉良其傳蒙英賢才皆樂為之用毛詩豈無他人古詩去者日以踈來者日以親奈何成離居相去復幾許

飄風吹雲霓蔽目不得語投珠冀相報按劍恐相距

所思採芳蘭欲贈隔荆渚沈憂心若醉積恨淚如雨

願假東壁輝餘光照貧女齊賢曰離騷飄風屯其相離兮師雲霓而來御註飄風屯其相離兮師雲霓而來御註飄風屯其相離兮師雲霓而來御註飄風屯其相離兮師雲霓而來御註

衆雲霓惡氣喻佞人鄒陽書明月之珠以闇投人於道無不按劍相盼者陸機詩上山采瓊藥空谷鐘芳蘭張衡詩我所思兮在桂林劉休玄詩沈憂懷明發漢書任大責重憂心如醉甘茂傳茂亡秦奔齊謝代為齊使於秦茂曰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今君困而君方使秦而富路矣茂之妻子在焉願君以餘光振之代

諾夏侯湛抵疑曰惜東堂之光不以寓貧女之目士贇曰古詩同心而離居又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史高祖紀曰與項羽相距數餘里鮑照詩徒積千載恨詩云泣涕如雨

贈從弟冽

楚人不識鳳重價求山雞獻主昔云是今來方覺迷
自居漆園地久識咸陽西風飄落日去節變流鶯啼
桃李寒未開幽關豈來蹊逢君發花萼君與青雲齊
及此桑葉綠春蠶起中閨日出布穀鳴田家擁鋤犁
顧余之尺土東作誰相攜齊賢曰丑文子曰楚人指山雞為
吏李廣贊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楊惲曰田家作苦典平秋東作
曾曰括地志漆園故城在曹州冤句縣北十七里古屬蒙縣曹植詩
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戴逵林棲賦曰幽關忽其離鑿齊安陸昭
王碑曰幽關洞開詩云常棣之華萼不韜韓謝宣遠詩花萼相光飾
古詩上與浮雲齊沈約詩寧憶春蠶起日暮桑欲萎東
都賦不階尺土一人之柄漢地理志不立尺土之封 傳說降霖
雨公輸造雲梯羗戎事未息君子悲塗泥報國有長

策成功羞執珪無由謁明主杖策還蓬藜他年爾相

訪知我在磻溪

齊賢曰說命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墨翟宋六
夫善守禦公輸般為汝造雲梯之械將攻宋墨
子見之乃解帶為城以楛為械公輸般為汝造雲梯之械將攻宋墨
公輸般攻械盡墨子守有餘漢書西羌本出三苗姜姓之別也即西
戎左傳趙孟謂絳縣人曰吾子辱在泥塗又矣過秦論曰振長策而
馭宇內陳軫曰越人莊烏仕楚執珪左太冲詩功成不受賞歸禹枝
策北渡及光武於鄴月令曰藜藿蓬蒿並與儲溪在鳳翔府魏縣東
南十八里猶有太公投竿釣餌兩膝所著之地王贇曰李陵書云欲
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漢王吉傳曰建萬世之長策尚書曰禹
成厥功又成允成功禮稽命微曰諸侯執珪陸機詩杖策將遠尋文
中子曰在山澤而有廟
廟之志太公之都磻溪

贈閻丘處士

賢人有素業乃在沙塘陂竹影掃秋月荷衣落古池
閑讀山海經散帙卧遥帷且耽田家樂遂曠林中
野酌勸芳酒園蔬烹露葵如能樹桃李為我結茅茨

齊賢曰北山移文楚變製而裂荷衣說文帙書衣揚惲書曰田家作
苦林中期如竹林七賢之類閑居賦綠葵含露趙鞅謂陽虎曰樹桃

李音夏得休息沙得其實焉惟南子曰聖人處環堵之室決之以生
茅土贊曰郭璞撰山海經二十三卷又註山海經圖贊二卷謝靈運
詩夢簡尋我室
散帙問所知

贈錢徵君少陽 一作送趙雲卿

白玉一杯酒綠揚三月時春風餘幾日兩鬢各成絲
秉燭唯須飲投竿也未遲如逢渭川獵猶可帝王師

齊賢曰選古詩畫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莊子投竿東海西伯將出
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豸非虎非羆伯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遇太
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載與俱歸立以為師少陽年八
十餘故方之太公士贊曰南史紀曰長星勸汝一杯酒

贈宣州靈源寺仲濟公

敬亭白雲氣秀色連蒼梧下映雙溪水如天落鏡湖
此中積龍象獨許濟公殊風韻逸江左文章動海隅
觀心同水月解領得明珠今日逢支遁高談出有無

齊賢曰宣州宣城縣有敬亭山歸藏啓筮曰白雲出自蒼梧鏡湖在
越州智度論曰龍行水中力大象行陸中力大故以負荷大法者此

之寶積經云勝現王如來入善擇長者大城乞食大必勤僧左右翼
從修攝諸根如大龍象支遁字道林其妙觀章云色之性也不自有
色色不自有離色而空故曰色即為空色復異空論成示王坦之坦
之無言支曰嘿而識之乎王曰既無文殊誰能見賞王贊曰維摩
詰經曰善薩有威德力故現行逼迫示諸衆生如是難事况夫下劣
無有力勢不能如是逼迫善薩譬如龍象蹴踏非驢所堪小涅槃經
戒律文章悉付如葉維摩詰經曰爾時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言善薩
云何觀於衆生維摩詰言譬如幻師見所幻人善薩觀衆生為若此
如智者見水中月又曰是故當知一切煩惱為如來種種譬喻如不
巨海終不能得無價寶珠如是不入煩惱大海則不能得一切智寶

贈僧朝美

水客凌洪波長鯨湧溟海百川隨龍舟噓吸竟安在
中有不死者探得明月珠高價傾宇宙餘輝照江湖
苞卷金縷褐蕭然若空無誰人識此寶竊笑有狂夫
了心何言說各勉黃金軀

齊賢曰海賦擊洪波指太清異物
志鮪魚長者數千里雄曰鯨雌曰
鮪密康曰俱海取其俱溟無涯也海賦噓吸百川士贊曰張景陽詩
魚目笑明月註明月寶珠也東漢邊讓傳蔡邕薦讓於何進曰階級
名位亦宜超然若復隨輩而進非所以章壞偉之高價昭知人之絕
明也王粲詩桑梓有餘輝刈向說死曰晏子曰臣見不仁之君見

諛之臣此二者臣之所為獨竊矣也魏伯陽周易參同契曰彼得懷玉外同狂夫按維摩詰經曰當知一切煩惱為如來種智不下巨海不能得無價寶珠不入煩惱大海則不能得一切智寶此篇主意全是隲括此經又經云其室空無所有又文殊師利曰如我意者於一切法無言無說黃金龜見前註

贈僧行融

梁有湯惠休常從鮑照遊峨眉史懷一獨映陳公出卓絕二道人結交鳳與麟行融亦俊發吾知有英骨海若不隱珠驪龍吐明月大海乘虛舟隨波任安流賦詩旃檀閣縱酒鸚鵡洲待我適東越相攜上白樓

齊賢曰沈約宋書曰沙門惠休善屬文世祖命使還俗姓湯位至揚州從事鮑照字明遠峨眉山見前史懷一陳公未詳揚子麟之師師鳳之儀儀莊子海若海神名又曰千金之珠在驪龍頰下莊子虛船觸舟雖褊心之人不怒華嚴經以旃檀為鸚鵡洲在鄂州東越今會稽也世說孫吳公許玄度共在白樓亭會稽記亭在山陰士賢曰蘇武詩結交亦相因吳都賦割巨蚌於回淵濯明月於連漪註曰明月之珠選部曲文隨波漂流楚辭令佻佻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

贈黃山胡公求白鵬

并序

聞黃山胡公有雙白鵬蓋是家雞所伏自小馴狎了無驚猜以其名呼之皆就掌取食然此鳥耿介尤難畜之余平生酷好竟莫能致而胡公輟贈於我唯求一詩聞之欣然適會宿意因援筆三叫文不加點以贈之

請以雙白壁買君雙白鵬白鵬白如錦白雪恥容顏照影玉潭裏刷毛琪樹間夜棲寒月靜朝步落花閑我願得此鳥翫之坐碧山胡公能輟贈籠寄野人還

齊賢曰史記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壁一雙西京雜記閻越王獻高帝白鵬黑鵬各一雙西都賦招白鵬下雙鵝王贊曰孟子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猶白王之白與曹植詩我願執此鳥翫哉無輕舟論語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列子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

登敬亭山南望懷古贈竇主簿

敬亭一迴首目盡天南端仙者五六人常聞此遊盤
谿流琴高水石聳麻姑壇白龍降陵陽黃鶴呼子安
羽化騎日月雲行翼鷲鸞下視宇宙間四溟皆波瀾
汰絕目下事從之復何難百歲落半途前期浩漫漫
彊食不成味清晨起長嘆願隨子明去鍊火燒金丹
齊賢曰宣城有敬亭山語冠者五六人列仙傳琴高趙人以鼓琴為
宋康王舍人浮游冀州三百餘年後入陽水中乘赤鯉魚來出伯一
月復入水去花姑山亦謂之麻姑山昔麻姑修道於此上有仙壇
陵陽實子明及子安事見十一卷註禮記半途而廢審戒曰長夜
漫漫何時旦士贊曰書曰乃盤遊無度註曰盤遊遊逸晉書許邁少
恬靜採藥斷穀入臨安西山改名玄字遠遊莫測所終好道者皆謂
之羽化矣莊子王倪曰至人神矣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
死生無變於已又其下視也亦猶是已劉楨詩從爾浮波瀾防約詩
歸海流漫曹植詩清晨
復來還又中夜起長嘆

經亂後將避地剡中留贈崔宣城

雙鵝飛洛陽五馬渡江徼何意上東門胡雛更長嘯
中原走豺虎烈火焚宗廟太白晝經天頽陽掩餘照
王城皆蕩覆世路成奔峭四海望長安頓眉寡西笑
蒼生疑落葉白骨空相弔連兵似雪山破敵誰能料

齊賢曰晉五行志永嘉元年洛陽步廣里地陷有蒼白二鵝飛出蒼
者冲天此羽虫之孽白者金色國之行也蒼為胡象其可尺言乎大
安中童謡曰五馬游渡江一馬化為龍後中原大亂宗藩多絕唯琅
琊汝南西陽南頓彭城同至江東而元帝嗣統石勒上黨武鄉羯人
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廡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謂左右曰向
者胡雛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為天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去安
祿山入奏氣驕蹇張九齡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此胡雛也狼子野
心有逆相請即事誅之以絕後患帝曰卿無以王衍知石勒而害忠
良卒不用天寶十四載十一月祿山反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唐志開
元十四年十月甲寅太白晝見至德二載七月己酉太白晝見經天
至于十一月戊午不見歷秦周楚鄭宋燕之分春秋劉子單子以王
猛入于王城廣絕交論云世路峻嶮一至于此桓子新論云有人言
望長安則出門西向而笑任贊曰漢書張耳陳餘傳贊曰據國爭權
還為豺虎張載詩季葉喪亂起盜賊如豺虎王粲詩西京亂無象豺
虎方遘寒晉庾闡檄石虎文猶烈火之焚秋蓬衝賊之掃落葉也謝
宣遠詩頽陽照通津蔡文姬詩白骨不知誰縱橫莫蓋覆漢書盧縮

傳曰欲令父
連兵母決
我垂北溟翼且學南山豹崔子賢主人歡
娛每相召胡床紫玉笛却坐青雲叫揚花滿州城置
酒同臨眺忽思剡溪去水石遠清妙雪晝天地明風
開湖山貌悶為洛生詠醉發吳越調赤霞動金光日
足森海嶠獨散萬古意閑垂一溪釣猿近天上啼人
移月邊掉無以墨緩苦來求丹砂要華髮長折腰將
貽陶公誚齊賢曰王仲宣詩願我賢主人與天享魏魏桓伊善笛胡床三弄而去果州記咸寧中盜發張駿塚得白玉笛紫玉蕭世說王子猷居山陰夜雪訪戴事見前晉書或請顧愷之作洛生詠答曰何至作老婢聲吳都賦曰登東歌操南音荆豔楚舞吳敏越吟謝靈運有登臨海嶠詩漢制千石六百石墨緩三采葛供聞交趾出丹砂求為句備令士贊曰沈約詩歡娛人事尺陸機詩置酒高堂上南史陶潛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東帶見之潛數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詞以遂其志

獻從叔當塗宰陽冰當塗

金鏡靈六國亡新亂天經焉知高光起自有羽翼生
蕭曹安峴岫耿賈摧欃槍齊賢曰魏書秦失金鏡六國齊楚韓魏魏趙高祖滅秦詩項光武夷王莽勦群盜秦世郭之祝曰生爾雅星為欃槍謝宣遠子房詩項下隕欃槍王贊曰金鏡靈六國指秦亡新亂天經指王莽莽國號新室漢書傳羽翼已成管子齊桓公曰寡人之有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前漢書贊股肱蕭曹肅何曹參也後漢二十八將傳論耿賈之鴻烈耿舟賈復也吾家有季父傑出聖代英雖無二台位不惜
四豪名激昂風雲氣終協龍虎精弱冠燕趙來賢彥
多逢迎齊賢曰史記項羽季父項梁註季父叔父也以指陽冰晉天志在天為三台在人為三公陶淵明集聖賢群輔錄戰國策四豪齊孟嘗君田文魏信陵君無忌趙平原君趙勝楚春申君黃歇禮記二十曰弱冠士贊曰漢書游俠傳曰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勢競為游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蓋擊而情談者以四豪為稱首揚雄傳激昂萬乘之主易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觀望王褒聖主得賢臣頃故止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和通幽非徒會合之才也顏延之詩榮會在建迎魯連善談笑
季布折公卿遙知禮數絕常恐不合并悵想結宵夢

素心久已冥顧斯青雲器謬奉玉樽傾山陽五百年
綠水忽再榮高歌振林木大笑喧雷霆落筆酒篆文
崩雲使人驚吐辭又炳煥五色羅華星秀句滿江國
高才揆天庭齊賢曰左太冲詩吾慕魯仲連談笑却秦軍漢書
季布楚人為任俠有名孝惠時匈奴為書嫚口太
后太后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
諸將阿太后以曾為然布曰曾可斬殿上皆怒太后罷朝遂不復議
擊匈奴水經曰合并眾流淵明詩聞多素心人顏延年詩仲容青雲
器曹子建樂府玉樽金杯不能使薄酒更厚山陽在階為楚州海賦
崩雲霄雨鄂川圖經云陽冰篆鄂字上有四口空中鬼為之哭蜀都
賦擢疎抄天庭士贊曰左傳各位不同禮亦異數蘇武詩人欲天不
違何懼不合并顏延之撰陶徵士詩曰弱不好弄長實素心江淹詩
素心正如此列子薛譚字詭於秦青辭歸錢於郊闢撫節悲歌聲振
枹木響過行雲老子曰下土聞道則大笑之張景陽七命曰皇道煥
炳魏文帝詩丹霞來明月華星出雲間上天垂光彩五色一何鮮

宰邑艱難時浮雲空古城居人若薙草掃地無纖莖
惠澤及飛走農夫盡歸耕廣漢水萬里長流玉琴聲
雅頌播吳越還如太階平小子別金陵來時白下亭

羣鳳憐客鳥差池相哀鳴各按五色毛意重太山輕

贈微所費廣斗水澆長鯨齊賢曰周禮藉氏掌殺阜謂之鉤
鑄迫地之也藉託計切列獵賦

胡野掃地晉天文志三台為天階太一躡以上下一曰泰階金陵事
見前白下在上元縣北楚辭有鳥自南兮來此漢北好鴛佳麗乃
獨處此異域廣絕交論曰莫肯費其半菽宰有落其一毛孟子拔一
毛而利天下不為也莊子鮒魚曰得斗升之水然活耳上贊曰漢書
贊曰秦滅六國而上古遺烈掃地盡矣燕布傳宜掃淮南之衆師古
曰掃者謂盡舉之如掃地之為說文朋及鵬此古文鳳字也朋鳥象
形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鵬為朋黨字山海經丹穴之山
有鳥五色而文各曰九苞鳳詩云差池其羽又云哀鳴嗷嗷彈劍

歌苦寒嚴風起前楹月街天明曉霜落牛渚清長嘆

即歸路臨川空屏營齊賢曰馮驩彈劍而歌天明山見前九
域志牛渚磯隸太平州温嶠檣羣照水

怪頗李少卿詩屏營欄路則國語由包胥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士
贊曰若寒行歌錄曰古詞清調由謂因行役遇寒而作也魏武帝詩
寒行云延頸長嘆息遠行多所懷潘岳秋興賦臨川感流以嘆逝
登山懷古而悼遠曹植詩中夜起長嘆石季倫詞佇立以屏營

書懷贈南陵常贊府

歲星入漢年方朔見明主調笑當時人中天謝雲雨

一去麒麟閣遂將朝市垂故交不過門秋草日上階

當時何特達獨與我心諧

齊賢曰南陵縣在宣州西東方朔未死時謂田舍郎曰天下人無能知朔知朔者唯大伍公耳朔亡後武帝得此語召大伍公問之答以不知曰公何所能曰頗善星曆帝問諸星皆在否曰諸星具在獨不見歲星十八年今復見耳帝仰天嘆曰東方朔生在朕旁十八年而不知是歲星慘然不樂謝靈運應場詩調笑輒酬答三輔黃圖麟閣蕭何造以藏祕書賢才置酒凌歊臺歡娛未嘗歇歌

動白紵山舞迴天門月問我心中事為君前致辭君

看我才能何似魯仲尼大聖猶不遇小儒安足悲

齊賢曰凌歊臺在唐宣州本朝諫太平州之姑孰白紵山宋武帝與羣臣會於此為白紵之歌太白有天門山銘王贊曰曹柏詩置酒高堂上謝朓詩零落悲友朋歡娛宴兄弟謝靈運詩歡娛寫懷抱揚子曰或問仲尼大聖則天曷不朕曰無上解朝曰或七十說而不遇向曰孔子歷訪天下七上君竟不一遇雲南五月中頻喪渡瀘師毒草殺漢馬

張兵奪雲旗至今西一河流血擁僵屍將無七擒略

魯女惜園葵齊賢曰雲南夷師乃楊國忠舉鮮于仲通征閣羅鳳事詳見二卷孔明出師表五月渡瀘深入不毛

亮至南中募生致孟獲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古歌辭曰採葵莫傷根結交莫蓋負公儀休為魯相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王贊曰戰國策唐且曰天子之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揚子法言川谷流人之血七命曰指鄭則三軍白首靡晉則千里流血按此詩魯女惜園葵非引事祖之比當是列女傳漆室女事傳曰漆室女者魯漆室邑之女也過時未適人當穆公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嘯其隣人婦從之遊謂曰何爾之悲也子欲嫁耶漆室女曰嗟乎吾豈為不嫁而悲哉吾憂魯君老太子幼鄰婦笑曰此乃魯大夫之憂婦人何與焉漆室女曰不然昔晉客舍吾家繫馬園中馬逸馳走隣邑使女終歲不食葵鄰人女奔隨人亡其家情吾兄行追之逢霖水出溺流而死今吾終身無兄吾聞河潤九里漸如三百步猶且不况今魯君老婦人獨安所憐乎吾甚憂之乃曰婦人無與者何哉鄰婦謝曰子之所慮非妾所及三年魯果亂齊楚攻之魯軍有寇男子戰鬪婦人轉輸不得休息君子曰遠矣漆室女之思也詩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此咸陽天下樞累歲人不足雖石數斗玉不如一之謂也盤粟賴得契宰衡持釣慰風俗自顧無所用辭家方來歸霜驚壯士髮淚滿逐臣衣以此不安席蹉跎因世違終當滅衛謗不受魯人譏

齊賢曰袁陽源詩秦地天下樞戰國策邑子見秦王

曰韓魏天下之樞也史記孔子適衛見南子子路不悅孔子矢之曰
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王贊曰孟子於是始興發補不足莊子曰
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陸機詩辭家遠行游蘇武詩生當復來歸陶
潛詩不夕復來歸傅毅七激曰聞君逐臣頑父放子陸機詩逐臣尚
何有棄友焉足數晉景帝紀宣帝將誅曹爽帝寢如常文帝不能安
席楚辭驥垂兩耳中坂蹉跎世說周處曰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語
叔深武叔毀仲尼子貢曰仲尼不可毀也

贈汪倫

李白乘舟將欲行忽聞岸上踏歌聲桃花潭水深千
尺不及汪倫送我情

齊賢曰白游涇縣桃花潭村人汪倫常
醞美酒以待白倫之裔孫至今實其詩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十二

